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二

宋 王與之 撰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問龜曰卜大卜卜筮官之長○王昭禹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蓍者陽中之陰故植而知數龜者陰中之陽故動而知象先王成天下之亹亹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蓍龜名官謂之大卜以龜為主○薛平仲曰禮運曰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簭瞽

侑皆在左右極至於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然則王之所以賴於左右前後者其關於禮樂甚大也卜祝巫史不列於此當何屬哉卜象也簭數也先簭以觀其從後卜以驗其合故大卜之於卜卜師贊之卜人又贊之掌龜既專之一官燋龜又專之一官至於眡吉凶計中否以聽於大卜則又有占人而簭人屬之於末而已筮短龜長固以從長此大卜必以下大夫二人而長之也

鄭鍔曰三皇以來已有卜筮人之於事不能無心若夫龜筮則何心之有取決於此欲托於無心而已

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易氏曰以龜占象之謂卜以火灼龜其象卜占謂之兆三兆之法專掌於大卜占龜故也○鄭鍔曰三兆之書其作者不可攷杜子春以玉兆為帝顓頊之兆瓦兆為帝堯之兆原兆為有周之兆近世說者謂為三代之兆然無所攷也儒者相傳謂名玉兆者言兆之

璺罅如玉瑜瑕不相掩玉陽精之純也兆如玉色則事之屬乎陽者也瓦兆者言兆之璺罅如瓦之擘㬥解散瓦生於土兆如瓦解則事之屬乎陰者也原兆者言兆之璺罅如原田之坼裂牽連不斷則陰陽之相雜者也○易氏曰鄭氏以為璺罅今攷其義不過陰陽奇耦與夫象之上下左右而已詩以迺生男子為載弄之璋則凡以玉名者皆陽也故卜得陽數之奇而其象在上在左者曰玉兆詩以迺生女子為載弄之瓦凡以瓦名者皆陰也故卜得陰數之耦而其象在下在右者曰瓦兆易之比曰比吉原筮原之為言再也或陰陽奇耦之錯列上下左右之未定再以其變推之曰原兆

尚書精義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者道之成也故卜用三兆筮用三易取其成法也曲禮曰卜筮不過三儀禮曰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蓋曲禮言其法儀禮言其人人各掌一法金縢所謂卜三龜一習吉則筮用三也可知矣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賈氏曰經兆者龜之正經云體者謂龜之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名體為經○鄭康成曰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五色者洪範所謂

曰雨曰霽曰圛曰蟊曰剋○賈氏曰案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以其有五行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為墨又因墨之廣狹支分小璺為坼是皆相因之事

鄭鍔曰經兆之體者謂三兆所卜之正體一體而五色應五行也五行之變無窮自其墨色坼裂分而配之一色别為二十四體故五行之兆分為百有二十一體十頌所以發明其吉凶推演其禍福故百二十體而有千二百之頌頌者卦繇之辭三兆不同書各異世而體也頌也其數乃無異如此竊意其書之數

雖不異其所占則不得而同不然何以為玉瓦原之別乎

易氏曰自百有二十以至千有二百則以十日十二辰之數與夫四時五行休王相乘之法推之三易三夢之占倣此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易氏曰簭及於三易三夢者易與夢亦占也其屬有簭人占夢大卜為之長故簭掌其法○鄭康成曰易

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

鄭鍔曰連山以艮為首夏人之易其卦艮上艮下故曰連山言如山之相連也○劉氏曰艮其背不獲其身人之道也以寅為正務姜之筮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者此連山之易歸藏以坤為首商人之易其卦坤上坤下故曰歸藏言如地道之包含萬物所歸而藏也○劉氏曰坤者萬物所歸商以坤為首案禮運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此歸藏之易周易以乾為首周人之易其卦乾上乾下名曰周言如天覆無不周而變易無窮也○劉氏曰夫子不取連山歸藏惟周易之學者

以易天道之大𤍠乾坤艮於其中歷三古而更三聖先儒以連山為伏羲歸藏為黄帝豈不知周易之畫於伏羲耶

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鄭鍔曰正卦皆八自八相生别而重之八八所以皆六十四卦也然三代之易名異而卦不異葢卦雖同而所占者異也周易以九六為占而連山歸藏以七八為占周易占其變者連山歸藏占其不變者○易氏曰傳記所載文王重易為六十四卦今此三易之

別皆六十有四則是六十四卦非文王重之李嘉會曰文王所重蓋繇辭也若乾卦曰元亨利貞是也易大傳十三卦言包犧氏之取諸離黃帝堯舜氏取諸乾坤此故經卦之名曰益曰噬嗑曰隨曰豫曰渙曰小過曰睽曰大壯曰大過曰夬此即重卦之名是知上古已有六十四卦之別但夏殷之易以七八不變者為占周易以六九之變為占襄九年左氏傳所載東宫之筮遇艮之八八即艮之六二為隨杜氏以為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

七八為占是連山歸藏已有隨卦之義此夏殷六十四卦之證或曰伏羲氏畫八卦因而重之○葉水心曰詳此則周易之為三易卦之為六十四自舜禹以來用之而後世謂伏羲氏始畫八卦文王重為六十四卦又謂紂囚文王於羑里始演周易又謂河出圖有自然之文學者因之有伏羲先天文王後天之論不知何所本始然則周易果文王所改作而後世臣子不以嚴宗廟參典謨顧乃藏於大卜等於卜筮何媟嫚其先君若是哉凡卦之辭爻之繇筮史所測推數極象比物連類不差毫髮孔子以為不然故孔子之繫易以為必如是而測之由其中正不以禍福利害亂其心者此君子之所以為易學者既不知反援孔子之易同歸於卜筮以為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後成書學者日聾瞽無足怪者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居綺反夢三曰咸陟

鄭康成曰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王昭禹曰形

接為事神遇為夢神凝者想夢自消夢者精神之運

也人之精神往來常與陰陽流通而禍福吉凶皆通

於天地應於物類則由其夢以占之周官所以有占

夢之官而大卜掌三夢之法○鄭鍔曰有心而夢出

於有所因故曰致孔子之夢周公行道而致也晉侯

之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將戰而致也○王昭禹曰致者有所使

而至非自至也○鄭康成曰致夢夏后氏作觭字從角從奇蓋角出奇異所謂怪異之夢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魯聲伯夢泣而珠盈懷其怪異之夢歟○王昭禹曰角一俯一仰為觭人之晝俯仰於事為之間夜則感而成夢雖非出於思慮亦有因而成○鄭康成曰觭夢殷人作焉無心感物謂之咸升而有至者謂之陟咸陟言無心所感精神升降有所致而得夢也文王之夢九齡高宗之夢傅說其精神所感之夢歟○王昭禹曰無心感物為咸咸則以虛受物因時乘理無所偏係陟之為言升升則無所拘滯則非干思慮非因事為一出於自然○鄭康成曰咸陟周人作

其經運十其别九十

王氏曰占夢以歳時日月星辰則所謂經運蓋歳時日月星辰之運○鄭鍔曰十煇者日之輝光也十夢者夢之運變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見於夢占書名之曰運占夢之正法有十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故經運十其别九十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鄭鍔曰國之大事有八必問諸龜以決吉凶問之之辭謂之命大卜作其辭命

鄭司農曰征謂征伐人○鄭鍔曰將用兵以討伐則征不可以妄動○鄭康成曰征亦云行巡守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鳥之屬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鄭康成曰象謂有所造立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鄭鍔曰與者將合人以共事○鄭司農曰與謂予人物○劉執中曰與與奪之利害謀者始創議以立事也○王昭禹曰謀謂圖事於人卜其信否也○劉執中曰謀大議之得失也果者進退未決之際而求其決○鄭康成曰果謂以勇決為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鲂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也○黃氏曰果其事疑信卜其果不也至者為師卜○鄭司農曰至謂至不雨者為農祈○劉

執中曰卜雩祈之雨否瘳者以身求瘳者為疾禱

賈氏曰此八者皆大事故待龜而決若小事則入於

九筮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鄭鍔曰作八命特以問龜非能定吉凶吉凶大抵占於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此特贊其占○王昭禹曰作八命非特占之於龜亦驗之於筮司之於夢○黃氏曰三兆三易三夢各有占者大卜總其事而贊之占有異同則決之

○鄭康成曰贊佐也○鄭鍔曰贊謂以此辭演出其

意

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李景齊曰大卜合龜筮與夢之占觀夫國家之吉凶而預詔王修政以救之知其失而救之則禍可轉而福

愚案大卜一官專在詔救政盖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既於卜筮前知宜使人君預為修省之道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

鄭司農曰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著龜○鄭康成曰貞之為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王昭禹曰謂以大事卜於龜而正之

鄭康成曰卜立君無冢適卜可立者○王昭禹曰立君以定繼嗣天下之本卜大封謂境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魯昭公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是○王昭禹曰大封以命諸侯一國之本眡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大事宗伯涖卜用龜之

腹骨近足者其部高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士喪禮曰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又曰卜人坐作龜

○鄭司農曰作龜謂鑿龜令可爇

黄氏曰卜師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是則凡卜卜師作龜惟大貞則大卜作龜

大祭祀則眡高命龜

鄭康成曰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不親作龜大祭祀

輕於大貞士喪禮曰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

凡小事涖卜

鄭康成曰代宗伯○張沂公曰表記曰小事無時日有筮周禮曰凡小事涖卜小事用筮又何涖卜邪曰有事於小神無常時日臨有事則筮之是小事用筮也如大卜職當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此小事對於大祭是祭中小事非謂小神也

國大遷大師則貞龜

鄭康成曰正龜於卜位也士喪禮曰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面是也又不親命龜亦輕於大祭祀○黃氏曰大祭祀命龜與凡小事涖卜皆大卜專職疏注差次涖卜以下皆未必然貞龜與大貞之貞一也大貞合三兆三易三夢而占之立君大封既卜又協之於易夢謂之大貞大封非正封疆正封疆何用大貞大封在司馬為軍禮詩頌有樂章賚是也先王不輕為之國於天地與有立焉何敢輕哉遷國用事事雖不

小貞龜而已詩曰宅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周公曰朕曷敢違卜

凡旅陳龜

黃氏曰水旱兵裁皆旅旅事不一故陳其龜隨事用之○易氏曰凡旅非大旅陳龜則輕於貞龜○鄭康成曰陳龜於饌處士喪禮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是也○王氏曰陳而不作與陳樂器同

凡喪事命龜

鄭康成曰重喪禮次大祭祀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

易氏曰凡喪非大喪為之命龜則涖於眡高命龜○黃氏曰亦大卜專職

鄭鍔曰卜龜之法有陳龜有貞龜有涖卜有命龜有眡高有作龜凡六節事逸者尊者為之事勞者卑者任之○陳氏曰大卜或作或命或貞或陳其事不一喪祭涖於大貞則命龜大遷大師涖於喪祭則貞龜凡旅則陳龜而已攷之儀禮卜人奠龜宗人視高及坐命龜而後卜人坐作龜然則大卜於大祭祀

凡喪事命之而不作則作者其屬也國大貞作之而不命則命者宗伯也貞龜則正之於卜位而不親命也陳龜則陳之於饌所而不卜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鄭康成曰開開出其占書經兆百二十體此言四兆者分之為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啓籥見書是謂與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

鄭鍔曰方兆者占四方之事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

從西北來非占四方之事乎○薛氏曰以意推之麗於形者方也謂之方兆則言其上下陰陽之勢 功兆者占立功之事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鲂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非立功之事乎○薛氏曰以力興造者功也謂之功兆則言其廢興成敗之理 義兆者占行義之事南蒯筮得黄裳元吉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非占行義之事乎○薛氏曰度其宜者義也謂之義兆則言其吉凶禍福之宜 弓兆者弓有射意故後世有射覆之法東方朔射守宫有跂跂緣壁之語非為射覆之事乎

○薛氏曰能弛張者弓也謂之弓兆則言其曲折長短之象 ○黄氏曰卜師揚火作龜開龜之四兆正謂灼龜其兆有四方功義弓墨坼之象龜筴傳首足俯仰開跆蓋其餘法或曰注疏家謂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故謂之四兆然不知方功義弓其義當何如開占書疑若為占人之職辨龜以上下左右陰陽鄭説非每龜皆有左右陰陽持龜必當順其體

凡卜事眡高

鄭鍔曰凡卜必以龜骨可灼之高處眡於涖卜之人○王昭禹曰大卜尊於卜師故國大貞大祭祀眡高卜師卑於大卜故凡卜事視高以尊者其事略卑者其事繁

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王昭禹曰揚如火烈具揚之揚謂熾其火○李嘉會曰揚火令華氏揚其火爇灼之以明其兆墨謂兆廣之大小○賈

氏曰案占人注云墨兆廣也墨大坼明則逢吉坼稱明墨稱大今鄭云爇灼之明其兆以解墨者彼各偏據一邊而言其實墨大兼明乃可得吉故以明解墨

○劉執中曰兆之體不過五行之氣因燋而成者其變則旁為兆微而不可以不辨故致其墨食則見而可辨書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即此也

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

鄭康成曰所卜者當各用其龜上仰者下俯者左左倪右右倪陰後弇陽前弇

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項氏曰凡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不同即後六龜辨其名物各從其所當用以授命龜之人○鄭康成曰大祭祀喪事大卜命龜則大貞小宗伯命龜其他卜師命龜卜人作龜則亦辨龜以授卜師又詔相其命辭及其禮○劉執中曰命龜者大卜必順而執之然後即而卜之故辨上下以授大卜而詔相之

○鄭鍔曰命龜之人各因其龜為之辭詔之以言辭相其禮儀辭必正禮必誠則求於鬼神而吉凶審矣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鄭康成曰工取龜攻龜

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項氏曰物色也色即物體即俯仰之形狀○李嘉會曰龜不一類以類言之則曰屬其屬既辨而名物可察○鄭鍔曰龜以決疑而天地四方所生各有名有

物苟不知其名其色以别異之則卜師何從辨之以授命龜者乎六龜之名曰靈曰繹曰果曰靁曰獵曰若攷先儒説謂行而首俯者曰天龜首仰者曰地龜甲長前弇者曰果後弇者曰靁首之左倪者曰南右倪者曰北至論其名有所屬之意則不得而攷以理推之天龜曰靈以見降而交乎地道之意地龜曰繹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以見繼續不絶之意果或以為贏露之名其形前長而後贏東方物始生決於進也

故有果決之意獵或以為田獵之義謂自後而逐為獵南方物寑長故有獵等之意雷陰物而動乎陽西方陰也其龜宜從乎陰首左俛則去陰從陽故爾雅以左俛之龜為不類謂其陰而不類乎陰若順也北方陰其龜右則尚乎陰以陰向陰可謂順之至凡此六龜上下四方其色不同天玄而地黃東青而西白南赤而北黒非謂其身之色也記曰青黒緣天子之寶龜也公羊曰龜青純何休以為龜甲頓青也千歲

之龜青蘋然則六龜之色蓋亦視其蘋而已乃若其體不同則有俯有仰有左有右有前有後也曰俯仰左右者以其首言之曰前曰後者以其甲言之曰玄黃青赤白黑者以其蘋言之非龜人孰能辨之哉○劉執中曰命名以其形則經以其形相類者為之屬歟易稱錫以十朋之龜爾雅曰神龜靈龜攝龜寶龜文龜筮龜山龜澤龜水龜火龜以為十朋豈亦其屬哉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

鄭康成曰秋取龜及萬物成也攻治也治龜骨以春

是時乾解不發傷也○黄氏曰物之精華春時皆發見於外○鄭鍔曰龜以甲為用甲不堅則無以受鑽灼之火秋則陰用事而堅於是時而取之其甲堅矣脱其筒則不能無傷生之害春則陽用事而物解於是時而攻之其甲圻矣順時而取之可以為鑽灼之用順時而攻之又以存不忍之心

各以其物入于龜室

賈氏曰物色也

鄭鍔曰六龜所藏宜各異室攻其甲矣各入于室以俟異用不可雜也○李嘉會曰如卜立君當用天龜卜大封當用地龜四時小事之卜順時而各用其龜宜也

賈氏曰以耆龜歲易秋取春攻訖即欲易去前龜也若夫寶龜非常用之龜不歲易

上春釁龜

鄭康成曰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大史釁祠龜筴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則月令秦世之

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

鄭鍔曰至寶之物神或憑依及上春則殺牲以血塗之既以祓其不祥且以神之也天府上春釁寶器及寶鎮釁龜必用上春者亦視為國寶也

祭祀先卜

鄭鍔曰釁龜之時追報古昔首為龜卜之事以教人者而祭祀之民不知避凶趨吉以犯於患害者多矣有智者出因神物而教之使前知吉凶其仁遠矣烏

可忘其功而不報乎然地曰祭天曰祀兼稱祭祀以龜卜之事通天地蓋尊之也祭先牧祭先嗇皆不兼言祀意可知也○鄭司農曰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牲○易氏曰先卜謂前期以卜李嘉會曰先卜所以一人心於至敬

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鄭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之於所當卜○鄭鍔曰若有祭祀與大旅之事莫不有卜或卜日或卜牲皆奉龜而往以待用也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焌用荆菙之類○鄭鍔曰焌契之狀如捶故名曰菙氏捶與菙一也

掌共燋契以待卜事

王昭禹曰燋即莊子所謂爝火之爝灼龜之木也契即詩所謂爰契我龜之契開龜之鑿也卜則用燋以灼龜鑿以開龜菙人則共之以待事也○鄭鍔曰燋契者合衆荆以為火炬之名○鼂崇義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注云楚荆也荆焞所

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

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杜氏曰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

王昭禹曰火生於木緣物為氣古人或取於榆柳或取於棗杏或取於槐檀或取於桑柘隨所取而得之

非不明也然非明之至非不潔也然非潔之至唯日為陽精之純取於陽精則為至明於精之純則為至潔唯其明潔之至然後可以鑽精倚神相知休咎爇

燒也用所取之明火以燒灼龜之木契之鋭頭謂之焌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盖以契之鋭頭火吹之其頭若戈鐏焉故曰遂吹其焌契焌契既燃乃授卜師揚火作龜以致其墨華氏因而贊相其事為卜師之所役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占蓍龜之卦兆吉凶

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

易氏曰龜有頌筮有故八卦即上經三易之體〇李嘉會曰六十四卦皆本於乾坤艮巽坎離兌震之八卦故曰八卦　八頌即上經八命之頌八故即上經八事之故以筮占頌以卦占筮然後兩䑛其從違而斷吉凶

鄭鍔曰卜筮各立一官占人專掌占龜筮人專掌占筮各不相干獻公立驪姬卜人知其不可從長之言有謂而發豈曰專以龜為斷以八筮占八頌事有先以蓍而筮者又占之於龜兆之頌也以八卦占筮之

八故事有先用龜以卜者又占之於筮之辭也筮有九此言八筮盖所筮之八故事曰征象與謀果至雨瘳謂之八筮亦謂之八故此因八事之故乃有此八筮乃占於頌頌有千二百以八頌為占盖所筮之八事有偶與八頌相符者則從而占於千有二百中之八頌至於用龜以卜既成八卦又參之於筮以占之其所占者乃此八故舍此八故之外不參以筮故曰以八卦占筮之八故然則占人既用卜又參用筮

愚案頌者命龜之辭故者命筮之辭總言之即邦事作龜八命之事古者有大事先筮後卜旣卜之八筮復舉已筮之數斷之以龜則曰頌旣得之於龜復舉龜所應之卦參酌夫初焉之筮始之以數終之以理此龜筮通占之說若夫筮自有九筮則是從筮而不卜之事與此不同

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賈氏曰此已下皆據卜言兼云筮者凡卜皆先筮故

連言之○項氏曰凡卜筮者既筮而後卜是卜其所筮○王昭禹曰卜以龜筮以蓍占體占色占墨占坼皆占龜而曰凡卜筮則筮亦占體也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筮占體於此可見

鄭康成曰體兆象也○賈氏曰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兆之墨縱横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凡卜欲作龜之時灼龜之四足依四時而灼之其兆直上向背者為木兆直下向足者為水兆邪向背者為火兆邪向下者為金兆横者為土兆是兆象○劉執中曰體謂龜兆五

行之正體與卜之時相生相尅有體有王吉凶可知

鄭康成曰色兆氣也○賈氏曰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等是為色○鄭鍔曰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之類是謂色○劉執中曰色謂灼龜既兆以成體又色以示象亦與五行四時相為興廢

墨兆廣○賈氏曰據兆之正璺處為兆廣○劉執中曰墨謂兆璺至微可悉辨必食以墨則史得以傳於幣也

坼兆璺○賈氏曰就正墨旁有奇璺罅者為兆璺○劉執中曰坼謂兆之璺坼有首尾有陰陽有蒙似而非有非非而是卜人不可不斷其吉凶

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

劉執中曰四者共一卦○鄭鍔曰凡卜君與大夫卜史共涖其事左傳載齊將伐魯宣公卜之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以是知君與大夫卜史俱在然君尊大夫卑卜史又卑其所占者宜有小大詳略君占其大臣占其小禮所當然所以各占其一而君視其大體周公為武王卜曰體王其罔害是也昔漢文帝自代來卜得大横繇曰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大横者龜文之正横是其體也横為土文帝有土之象

然則君占體亦君之吉凶係於其體色則兆之氣色有體然後有色大夫次君宜視墨之色史又次於大夫故占其墨卜人又次於史故占其坼太史之職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先儒謂當卜者君與大夫親臨之史掌書卜人掌作龜故雖卜他事而君與大夫史卜皆與其休咎觀齊將伐魯之事宣公卜之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將不及期君亦不見令龜有咎卜齊伐魯知先公之死惠伯之有咎則是職主其占

其身之吉凶亦係乎是然用龜以占有坼有墨有色有體可用以為占若夫筮則用蓍安得有此乃言凡卜筮者蓋筮既成卦則有卦體可占經每言卜必兼筮以為言殆指此而已○易氏曰凡國之卜事君無親涖之文而執事者咸與焉其次則有大夫之占春官大史大卜皆下大夫而此經自有卜史之占則非此之大夫此大夫次於君其上大夫卿如大宰大宗伯大司馬之涖卜者歟其次小宗伯肆師亦以大夫涖卜此大夫所以占色也其次又有史與卜人之占此史所以占墨卜人所以占坼也

王氏曰龜灼之而坼坼而後墨與色可知卜人先占

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備焉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事之序也先言占體則以尊卑之序言之

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

鄭鍔曰卜筮必有幣以禮神必有辭以命龜卜筮已畢則取禮神之幣書其占繫之於書○鄭康成曰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

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鄭鍔曰俟歲終計會其所占之中否而進退占人葢卜之所占驗與否常在後故俟歲終計之○李嘉會曰攷較優劣乃大卜事何為掌之占人葢占人下士八人所見異同於此專之其事必不苟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問蓍曰筮其占易○鄭鍔曰天地鬼神之妙不逃乎數聖人通乎幽明之故謂夫可以數知故以百歲神蓍四十九莖揲之以四因所得之多少以

為陰陽之爻名之以卦以斷吉凶筮人者專掌揲蓍之事

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王昭禹曰易以卦言筮以數言定數然後成卦筮定數於始卦成體於終繫辭曰蓍之徳員而神卦之徳

方以知以蓍始於數數無定名卦成於爻爻有定體鄭鍔曰大事先筮後卜筮不吉則止而不卜小事用筮不用卜盖尊龜而不敢渫也大事問於龜則有八命小筮問於筮則有九筮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易書也筮事也所筮之事必有其名更咸式目易比祠參環是謂九筮也或謂聖人作三易之書首艮者曰連山首坤者曰歸藏首乾者曰周易書名不同同於九筮何邪盖天下之事不勝其衆其事之當筮者然

後決之以著所當決者不出乎九事是則萬世之所同何獨三代則同邪更與更化之更同國事有可更張此所以簭更○鄭康成曰更謂筮遷都邑也莊子曰周徧曰咸則咸之義為皆易咸卦言感人心則咸之義為感也國家欲有所為將以感人心使之皆然此所以筮咸將有所制作而新其法式此所以筮式目謂事目欲有所為未知事目所當用此所以筮目易謂變易也如旱乾水溢變置社稷如諸侯不朝易置其人之類更

者更舊也易則有所變此所以簭易○鄭氏曰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比謂與人相親比易曰外比於賢又曰比之匪人不知其人果可與比否此所以筮比祠謂祭祀之時日有吉凶犧牲可用與否此所以筮祠車之參乘或可為御或可為右其人可與參乘否此所以筮參環謂致師將戰必使勇者挑之僖十五年秦與晉戰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宣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

師此所以筮環○愚案此即是發明注說依字義解去後人疑其未然說見後

黄氏曰九筮占法也猶龜之四兆如鄭康成說則與大卜八命何異大卜以八命贊筮兆之占人以八筮占八頌國之占卜不出此八事者大卜通掌之矣筮人不應重出且其職曰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則九筮出於三易其為筮法無疑矣蓍法十有八變而成卦三變為一爻三三九變為内卦又九變為外卦此所謂九筮但每變置名當有其義雖然亦不敢謂

必如此○薛氏曰鄭氏改巫為筮不可考自巫更以至巫環其義不可知又以意而附會其說鑿矣故嘗謂古者占筮之名謂之巫世本曰巫咸作筮商為巫咸後世有神巫季咸蓋祖其名筮人九筮之名自巫更巫咸以至巫環或以其人名書或以其法名書非若龜之八命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呂氏曰卜筮不相襲者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也獻公卜納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此相襲者也若大事則先筮而後卜洪範謀及卜筮晉納襄王得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又筮之則遇大有之睽皆

龜筮並用故知不相襲者非大事○黃氏曰以卜協筮不以筮協卜○王氏曰燕用卜筮而尊龜焉故後之○鄭鍔曰自物有象而後有數觀之則先卜後筮葢自無而之有自人求於鬼神言之則先筮後卜葢自明而之幽也

上春相簭

鄭康成曰相謂更選擇其蓍蓍龜歲易者與○鄭鍔曰上春釁龜龜可以血塗筮則但相視其可用者擇去其不可用者葢天子之著九尺大夫七尺士五尺相而更易其舊

凡國事共簭

鄭鍔曰國有事而筮則筮人共蓍以筮故曰共筮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賈氏曰夢是精神所感并日月星辰等是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

陳及之曰設官以占夢疑若不急於政事而先王不廢盖六夢之證於事不有以占之則休咎不能知欲先事為備不可得雖然占夢者史官之一事當以他官占之未必特置也

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鄭鍔曰大卜掌三夢之法占夢所占者六夢以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之者盖所占人君之夢故設官以三夢之書占六夢非此六者之夢則不占○易氏曰歲十二歲時每歲之四時天地之會謂建厭之所會陰陽之氣謂五行生死休王之氣○李嘉會曰假如春時木王而水以生木而休火以木王而相土以木尅而死金以火勝而囚

以日月之歲時星辰之次舍參攷互驗則夢之所占協於陰陽歲時者吉背於陰陽歲時者凶蓋可知矣

○薛氏曰天地之會即日月之會日行遲一日行一度則一月而三十度月行速日行十三度有奇計二十七日後而周天又以二日餘而行十三度則與日合宿而為日月會故月建子則日月會於玄枵月建丑則日月會於星紀之類是也占夢者以其十二歲十二時觀之日月所會之辰因其升降往來之度而合其吉凶休咎之證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

朔日有食之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所以知其入郢之期者以庚日有變而庚辰日在鶉尾可即日在鶉尾而知之知其必入郢者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讁可即日之變氣而占之又知其在六年者以辛亥為水水數生於一而成於六數之成者在六年又知其弗克者以午火庚金火勝金故也其入郢而夢見於晉者以晉楚同盟趙

簡子為執政之卿其說若近乎附會然皆以日月星辰參諸天地之會陰陽之氣必成周占夢之遺法尚可以此考其大略○鄭鍔曰占夢之法則以是歲所夢之四時占之歲或在寅或在卯或在春或在夏此歲時之不同三陽交為泰天地不交為否春而下降上騰冬則上下不交是天地之會合時在春夏在氣為陽時在秋冬在氣為陰是陰陽之氣各異掌其歲時觀其會辨其氣然後攷之於日月星辰天地有會不會二氣有合不合故見於所夢者或驗或不驗既觀天地知其會矣又辨十二氣知其合矣乃視日月星辰以占決之也

一曰正夢二曰噩五各反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

夢六曰懼夢

鄭康成曰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劉執中曰聖人之性正性也其所謂中者乎聖人之情性其情也其所謂和者乎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感而有夢正夢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是之謂正○王昭禹曰非噩非思非喜非懼而神非有所變故曰正○杜氏曰噩當為驚愕

之愕謂驚愕而夢○劉執中曰若文王寢疾而武王夢帝與我九齡○王昭禹曰噩如周書噩噩之噩辨察之意謂心有辨而後夢○王昭禹曰思夢心有思而後夢○劉執中曰若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鄭康成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王昭禹曰謂寤時而夢○王氏曰如狐突夢太子申生也○劉執中曰寤夢若漢文帝時夢黃頭郎推之上天寤而得之喜夢喜悅而夢○王昭禹曰謂因有所喜而後夢○劉執中曰喜夢若詩稱吉夢維何維熊維羆乃生男子載弄之璋懼夢恐懼而夢○王昭禹曰謂有恐懼而夢○劉執中曰懼夢者光武夢乘龍登天心動悸懼

李嘉會曰古者生養有道人有常心而精神夢寐與

天地陰陽流通而無間夢熊羆為男之祥夢虺蛇為女之祥魚為歲豐之兆旟為室家之兆後世人以情遷而正噩思寤喜懼之念不本於正勝擾於生理之不足事物之不經感歎歡戚日不足而夜且叢起不可得而占也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音釋萌于四方以贈惡夢

鄭鍔曰先儒之說於理不通安有一歲之夢當其時

則不古至於季冬始聘而問王焉季冬始問始贈何補於一歳之吉凶惡夢不善至於是時雖贈亦無及矣聘問也如聘女之聘聘而來也贈送也如贈行之贈贈之使往也季冬之月歳且更始迎新送舊之時也欲王新歳常得吉夢故聘之欲王新歳常無惡夢故贈之如謂人臣有吉夢獻於天子天子拜受亦無是理蓋亦迎新之際聘其吉者欲其來故獻于王者曰自今以後夢皆吉而無凶矣王乃拜受亦迎受福

之意也舍萌謂取菜之始萌者而祭也夢者禍福之萌用菜萌以祭示去其萌芽之義○鄭康成曰夢者事之祥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于是發幣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爾因獻羣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詩云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此所獻吉夢

遂令始難毆疫

鄭康成曰令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杜氏曰月令季春之月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賈氏曰子春雖引三時之儺惟據季冬大儺以此經文承季冬之下是以方相

氏亦據季冬大儺而言○李嘉會曰季春仲秋季冬皆有儺令曰始儺者蓋在上始行儺禮則諸侯萬民斯可儺也王貽禹曰既舍萌贈惡夢內無釁然後自外至者可索而毆也○鄭鍔曰惡夢已去亦不使疫鬼或乘隙而來凡為厲者一切皆絶則惡夢無自而生矣○易氏曰始儺所以迎和氣毆疫所以送戾氣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鍔曰祲者陰陽之氣相侵日者人君之表以大明之故能照臨下土若為陰陽之氣所侵其明夷矣明

君忌之故設官以視其祲○鄭康成曰魯史梓慎云吾見赤黑之祲

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

鄭司農曰煇謂日光氣也○王昭禹曰十煇皆日傍之氣而其狀貌不同而妖祥吉凶所繫不可不辨○鄭鍔曰觀日之光氣或妖則是為惡之證而辨其為凶或祥則是為善之證而辨其為吉陰陽侵日則光氣有損是故名其法為十煇

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許規反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子兮反十曰想

鄭鍔曰案二鄭解十煇之説其同者六其異者四今取隋書天文志之説以為據一曰祲謂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璚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形氣或形象如赤烏夾日以飛之類○易氏曰謂陰氣附日而凝結　三曰鑴日旁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鑴○鄭司農曰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暈狀　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上○易氏曰謂陰氣抱日如冠珥而背璚　五曰闇謂日月食或曰光脱也○易氏曰謂陰氣藏日方晝而闇　六曰瞢不光明也○易氏曰謂陰氣蒙蔽日光瞢然　七曰

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八曰敘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璚重疊次序在于日旁○鄭司農曰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劉執中曰片叚成列穿日而有序也○易氏曰陰氣不常以敘而至九曰隮謂暈氣○鄭司農曰隮者升氣也○鄭康成曰隮虹也詩曰朝隮于西○易氏曰陰氣自下而升于上十曰想謂氣五色有形想青飢赤兵白喪黑憂黃熟或曰想思也赤氣為人獸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鄭司農曰想者煇光也○鄭康成曰想者雜氣有似可形想自周之時已有十名漢儒談災異悉本諸此故隋史載之

掌安宅敘降

鄭康成曰宅居降下也○鄭鍔曰書曰降之百祥曰罔有降格大司樂曰天神皆降保章氏曰降豐凶之祲象凡言降者皆自天而下十煇以觀妖祥本於天所降天降災祥則下民有不安其居者○王氏曰人不安宅則眡祲掌以其法為之安宅次序其凶禍所下謂禳移之○項氏曰安宅謂有覿妖祥而不安者則眡其吉者而安之其凶者以敘移避書曰降丘宅土則宅謂居一曰下安人之所居上敘天之所降○劉執中曰十煇祲日各有次舍而十二州有所直焉故掌安宅其災次敘所降之州使無驚擾保章所謂以詔救政訪

序事者是也

正歲則行事

鄭鍔曰眡祲掌於正歲行安宅敘降之事敘述降災之故為禳除之語以去之○王昭禹曰以豫告于下

○劉執中曰行其煇之法以占國事

歲終則弊其事

鄭鍔曰正歲行之歲終弊之又以驗禳除之有效否

弊斷也斷其然否所以驗之也○李嘉會曰計其占之中否則賞罰黜陟

不言可知

周禮訂義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齊兆求

周禮訂義卷四十三　　宋 王與之 撰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鄭康成曰大祝祝官之長○黄氏曰卜祝祓皆髙○鄭鍔曰曲禮言天子建天官先六大以大祝為天官之屬與大宰大宗同列者商人之制也周則為祝史而已

薛平仲曰卜也者先王所以求諸幽以決吾心之疑祝者先王所以告諸幽以爲吾心之信此叙官之相

為先後與大祝之官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輔之以小祝以見其辭之不可輕喪必有祝甸必有祝盟詛以結好又有祝作言語以質鬼神其所關者如此則夫降興上下之神以驗其昭格之實司巫之職又相與聯事於此也自大卜之職修而眡祲之官皆足為推測之應自大祝之職修而男女之巫皆足為昭格之具

胡仁仲曰醫卜祝史技數也然切於人心而人理之所不能不用者先王之時世掌其事屬身於官醫以

十全為上誤而殺人者有誅大事訊之卜疑事決之卜而吉凶軍賓嘉凡有告于鬼神者必祝史宣其意然後主事者得全其精神而與神明交今世不然散于民間取人者無罪驕人者無禁殺人者無誅妙達陰陽之蘊有十全之功者亦莫之旌用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內不反諸心外不謀之於士庶精不謀之於龜筮而卜道以亡噫五禮之不得其理久矣君子漫不知其義祝史豈能知其義哉故民間惟有疾病則卜而卜者率皆誑言以恐惑之民率破産祀鬼而不求醫至有奴事荒夷之神驅除其祖考而不薦者豈不傷人情逆天理乎是故君天下欲仁其民者雖醫卜祝史之流亦必如先王之世然後可行也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

鄭鍔曰宗伯以吉禮事天神地示人鬼大祝又以事

鬼神示為職蓋宗伯所掌者禮也大祝以薦信為事用辭而已故掌六祝之辭所祝雖六其要不過祈福祥求永貞○賈氏曰此六辭皆祈禱之辭說以告神其事有六祈福祥即吉祝是也○項氏曰祈則有所兆為求永貞即年祝是也○鄭康成曰永長也貞正也請天所祐為福福所祥求多福歷年得正命

特取二事為總目欲見餘四者亦有福祥永貞之事○鄭鍔曰六祝之求非為巳之私要使天下均受多福均保正命漢文帝知祠官祝釐專為朕躬而不為

民故詔罷之豈先王為已計哉○項氏曰六祝所以求福六祈所以禳禍○李嘉會曰大祝掌六祝六祈六號九祭九拜事至不一而以作六祝之辭為先者大祝陳辭於鬼神當以誠信先之此事鬼神之本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劉執中曰先儒咸以小祝小祭祀候禳之事以解六辭非也大祝所以祝大事郊祀天地社稷宗廟大享

則用之○鄭鍔曰六祝曰順曰年曰吉曰化曰瑞曰筴見於小祝則有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辠疾之目宜用以參相發明可也一曰順祝謂祈三才協順四海和同○鄭鍔曰祈豐年也順成之方蜡祭乃通年無必豐之理祝其順成載芟之詩之類二曰年祝謂所祈五氣時若常大有年○鄭鍔曰求永貞也欲民躋仁壽之域有天年之永如父不哭子兄不憂弟之類三曰吉祝謂祈斂時五福敷錫庶民○鄭鍔曰祈福祥也自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有五福之備無六極之凶是謂吉四曰化祝謂祈休徵化被六極以同風氣○鄭鍔曰弭災兵也災兵之起欲使之銷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變禍亂為和平移哭泣為歡笑是之謂化五曰瑞祝謂

祈順氣成象天降甘露地出醴泉○鄭鍔曰逆時雨寧風旱也欲時無風旱而時雨應期所以為祥瑞貽我来牟嘉禾合穎固豐年之瑞矣必須風雨順旱災消然後有之故小祝指時雨風旱以為言是乃瑞祝之證六曰筴祝謂祈鬼神龜筮不違於人大同而卦吉六者皆王者内蘊誠明之德達于天民而天地合德故祝因郊祀各有其辭以祈報應

○鄭鍔曰遠辠疾也武王之疾周公請以身代史乃祝册藴為筴書以述其謝過之情與天地鬼神不加罪於其身筴祝之為遠罪疾可知○黄氏曰如隨季梁言曰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是不稱其實也以是筴祝恐祝史不能正辭而奉牲奉盛奉酒醴之際或有愧於其神而祝之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劉執中曰六祝因祭享祀祝之此六祈者特為因事祭而祈之○黄氏曰皆非常事各有禮法悖禮亂法則不舉

鄭鍔曰鬼神依人而行好惡未嘗不與人同然亦有時不同人惡疾癘疾癘或至人惡災害災害或生師欲有功或不功年欲順成或不順成未必其心皆同故以六祈祈其同○項氏曰神人一理使是理常相依而行則雖無所祈可也一或不合變故生焉故必有類造以求之禬禜以告之攻說以責之使神人之情通則福可致禍可禳不曰通而

曰同者以神人不同也然而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同之其有道矣○李嘉會曰鬼神示如何曰同六者之祭不可混雜別之於初則可責鬼神示之同於報我矣

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鄭司農曰皆祭名也○鄭鍔曰上帝之尊欲其同也因出師之時以事類而祈之曰類○王昭禹曰合其類而祭之先祖之神欲其同也因出師之時則造廟而祈之曰造舜類于上帝雖因攝位以事告天然大抵類造為師祭之名詩云是類是禡說者以為師祭四時有常事

不名曰造非有兵事不敢造馬○項氏曰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此類造之别

鄭鍔曰禬則禳災而會福之祭女祝所謂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王氏曰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𤷍𧬮禳則禳去其災禬則會聚其福

鄭司農曰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

鄭鍔曰攻者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然而旱乾水溢災變不已是神之罪故以辭攻而責之如小子鳴鼓而攻之之攻○王昭禹曰攻以治去其害若翦氏以攻禜攻之之屬

劉執中曰說謂以論說祈求若湯之旱告於雩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六者自責以說天○鄭康成曰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王昭禹曰以辭責之之謂說若庶氏以攻說禬之之屬

項氏曰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

劉執中曰王者欲保寧邦國興大利除大害天地鬼神羣臣兆姓未諭其意情有不通乃因六事以作六辭用通其情。鄭鍔曰六祝之辭皆告神之語非鼓舞天下之動也。王昭禹曰禮之文待辭後著禮之情待辭後見明以通乎人幽以通乎神皆有待乎辭則上下親疏遠近皆待辭以通上下以位言親疏以情言遠近以勢言

李嘉會曰作六辭是掌代王言之人合在太史内史小史之屬今以太祝作之葢六辭者多於廟中發之

其辭無媿於神則上下親疎遠近之情可通

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劉執中曰祠謂祠享先王於廟祝受尸嘏于主人曰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

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奠

酢爵再拜稽首受持黍稷懷之實于左袂。黄氏曰祠用於祭

祀所以交接鬼神者皆當有其辭武成曰敢昭告于

皇天后土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政于商商王

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此亦為祠蓋特祭非常

祭也○鄭康成曰祠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

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祠之辭也

鄭鍔曰命者述其意以命神如命龜之命蓋有指使之言如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乃所以命之也。鄭司農曰命論語所謂為命裨諶草創之　黄氏曰古者大誥命祭於廟臨之以鬼神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命之于廟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告之于廟史逸作冊實祝冊史官兼祝官歟。鄭司農曰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

屬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以道其先祖之善功故曰以通上下親疏遠近

鄭康成曰會謂會同盟誓之辭○黄氏曰鄭說會同是也盟非也大祝六辭無盟辭誓或有之詛祝作盟詛之載辭是則盟非先王所貴也春秋傳曰齊桓公葵丘之盟載書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無專殺大夫無以妾為妻無有封而不告不告不歃血耳猶當有辭以告鬼神

鄭司農曰禱謂禱于天地社稷宗廟主為其辭也春秋傳鐵之戰衛太子禱曰曽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晋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

無折骨無面夷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

愛若此之屬

鄭司農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為其辭

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曰閔天不淑不慭遺一老

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嬛嬛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

自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辭

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黄氏曰凡此皆所以詔告鬼神可以通人情能使上

下親踈遠近無所壅隔也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斯之謂矣先鄭引盤庚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其意是也上下親踈遠近閡隔不通甚者則有盟詛盟詛亦有辭雖非先王所貴猶足以救衰世故使詛祝掌之然則大祝之職任可知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鄭鍔曰神示百物各有其名以名舉則失於褻易其

名而為之美稱所以致敬以尊神明見其肅敬之意

大祝掌辨而為之

鄭康成曰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示號若云后土地祇○鄭司農曰牲號為犧牲皆有名號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齍號謂黍稷皆有名號曲禮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士虞禮曰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幣號若玉云嘉玉幣云

量幣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衍音延）三曰炮祭（炮白交反）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擩而泉反）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鄭鍔曰食必有祭示不忘先宗廟之中尸祭有九大祝辨之非賓主飲食之祭而康成皆引賓主之食以言不可不辨。○王昭禹曰飲食必有祭先王所以仁鬼神蓋飲食人之大欲上古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血茹毛非所以養生也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而

養之具實始乎此先王豈忘其本哉命祭若曾子問師行無遷廟之主則何如孔子曰主命以皮幣告祖禰載命以行每舍奠焉貴命也是謂命祭鄭引玉藻君命使祭之禮非大祝所辨也衍者餘也尸之餘也下佐食取尸祭之餘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授主人主人以祭是謂衍祭鄭引曲禮主人延客之禮非大祝所辨者炮不煩改字封人云歌舞牲及毛炮之豚益尸取所炮之豚以祭祀是謂炮祭周亦非曲禮徧祭先鄭謂四面為坐

以祭百神是謂周祭振祭擩祭二祭本同所以異者尸未食之前以菹擩于醢祭於豆間是謂擩祭葢擩則祭之○鄭司農曰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絶以祭尸將食之時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肵俎是謂振祭葢振者先擩復振而擩祭則不振絶祭繚祭二祭亦本同所以異者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絶以祭不循其本直絶肺以祭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絶則祭之此所以為

異共祭豈膳夫所共乎廟中則大祝受王以當祭者也

辨九𢷬音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𢷬六曰凶𢷬七曰竒𢷬八曰褒𢷬九曰肅𢷬以享右祭祀

黄氏曰九𢷬專施於祭祀餘禮亦有拜不備九拜故太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拜致敬也敬莫若乎祭九拜各有所施施不失節而後禮可觀為能事鬼神太

祝辨九拜敎敬也○王昭禹曰卑之於尊賤之於貴與夫自敵已以上欲通其致敬之誠未有不用拜者非特是也舜拜皋陶禹拜善言太甲之拜伊尹成王之拜周公以至獻民數獻賢能之書王皆拜受此又至尊至貴自屈伏其體以通致敬之誠於其下禮之情大小輕重不一則拜之儀多寡低昂有不同大祝因其事以辨之而已

鄭鍔曰稽之為言久也拜頭至地其留甚久此拜之最重者也頓之為言暫也頭雖叩地頓而便起不久留焉此稍重者也空首頭略至手其中空濶頭手不相容邇其禮輕矣臣之於君則稽首故魯人告吳曰

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之也蓋避天子耳然以魯成公如晉而稽首晉人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焉季武子曰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惟君是賴敢不稽首此又謬為恭敬非禮之常也頓首自敵已以下用之秦嬴頓首於宣子之前是也空首君用於臣也振動者或云以兩手相擊振動其身今婦人之拜如此有所肅敬變動悚慄而下拜也〇杜氏曰振讀為振鐸之振動為哀慟之慟〇黄氏曰振動在吉禮若今舞蹈

也䰟犨曲踊三百其類歟凶禮振動擗踊吉拜則自凶向吉所謂拜而後稽顙凶拜則純乎凶所謂稽顙而後拜陽數奇陰數耦則奇者一拜褒拜則既拜矣又報一拜所謂再拜再拜神與尸○鄭康成曰推手曰揖引手曰肅肅者不下拜俯下其手而復引之見其肅敬之至此軍禮所常用故曰介胄之士不拜卻至於戰三肅楚使而退是也王於廟中亦有時而當肅鄭康成云肅拜今之揖是也釋文曰撎於至切即今之揖○張氏曰肅者婦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肅拜也因肅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直

其身失

其義矣

賈氏曰九拜中四種是正拜稽首頓首空首婦人肅拜其餘五者逐事生名依四種正拜而為之振動凶拜襃拜並附稽首吉拜附頓首奇拜附空首○陳氏曰大祝言禮之重者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空首振動言禮之輕者則先奇拜而繼之以襃拜肅拜則頓首振動禮之漸殺者襃拜肅拜禮之尤殺○鄭康成曰享獻謂朝獻饋獻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賈氏

曰九拜不專為祭祀以祭祀重故舉而言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劉氏曰大禋祀祭天圜丘肆享宗廟大祫祭示祭地方澤三者禮最大故特言

鄭康成曰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鄭鍔曰大祝執之以號祝既為之美名又從而告之蓋言主人之明潔若此水火者也

王昭禹曰神鬼示之號則尊神而致之牲齍幣之號則敬神而致之禋祀肆享祭示皆禮之大者其事特

嚴先期於致鬼神而後以祝通其意故先號後祝君
夫小祝甸祝詛祝類皆言祝號者葢小祝掌侯禳禱
祠之祝號甸祝掌表貉之祝號詛祝掌盟詛類造攻
說禬禜之祝號皆事小者故先祝後號小祝大師掌
釁祈之號祝亦先號後祝者葢大師亦國之大事故
也
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
易氏曰隋謂尸祭之餘釁謂薦血之事二者以誠為

主故亦取乎明水火之用先儒以隋釁在逆牲逆尸之前既未逆尸安得有尸祭之餘既未逆牲安得有薦血之事遂謂凡血祭曰釁謂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且小祝於大祭祀逆齍盛逆牲逆尸沃盥贊隋贊徹贊奠無非所以佐大祝者豈有小祝施大祭祀而大祝乃施於血祭等禮乎是知隋釁繼號祝之文逆牲逆尸以後方言祭祀之禮〇王昭禹曰逆牲則以二祼之後王出廟門而迎牲逆尸則

向祭之晨王出廟門而迎尸

王昭禹曰隋釁逆牲逆尸皆以鐘鼓為節大祝則令鐘鼓

鄭鍔曰侑食之時亦令擊鐘鼓故曰亦如之右當為侑即鄭說謂勸侑尸食

来瞽令臯舞

鄭康成曰臯讀為卒嗥呼之嗥来嗥者皆謂呼之入

○王氏曰来瞽則樂師詔之大祝来之臯舞則樂師

詔之大祝令之〇鄭鍔曰樂師詔大祝而大祝乃來之令之

相尸禮

鄭康成曰延其出入詔其坐作

既祭令徹

賈氏曰祭訖尸謖之後大祝命徹祭器即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〇王昭禹曰九嬪賛后薦徹豆籩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内宗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然則

大祝令徹者令九嬪之屬大宗伯曰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葢后雖不與九嬪之屬亦與徹事焉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賛歛徹奠

鄭康成曰肆鬯所謂陳尸設鬯○鄭司農曰渳尸以鬯浴尸

賈氏曰相飯者浴訖即飯含故言相飯不言相含者

太宰賛含玉賛歛者小歛十九稱在户内大歛百二

十稱在阼階冬官主斂事大祝贊之徹奠者小祝注云奠爵也謂正祭時此文承大喪之下故奠為始死之奠小斂大斂奠並大祝徹之

言甸人讀禱

鄭康成曰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災大祝為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〇王氏曰於甸人讀禱則大祝言於䧟使知焉

付練祥掌國事

鄭康成曰付當為祔

賈氏曰祔謂虞卒哭後祔祭於祖廟練謂十三月小祥練祭祥謂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此三者皆國事

大祝掌之哉○黄氏曰似衍國字其孰非國事哉○鄭康成曰掌國事辨護之

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

鄭康成曰大故兵寇天烖癘疫水旱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鄭鍔曰國有災故祀社稷之神以弭息之始禱祈終報祠皆掌之

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

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鄭鍔曰大師必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故有宜社造祖之祭祭社曰宜禱以事宜而祭之非春秋之所報祭祖曰造禱特造至而祭之非四時之常享此二者國内之禮及軍之所在必設軍中之社於其地以事類而告上帝此二者國外之禮小宗伯所謂帥有司而立軍社謂此也國有事于四望則將祀地之四望與夫軍有功歸而獻于社凡此二事大祝處前告

神故曰前祝○鄭康成曰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王昭禹曰大祝前羣祝

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賈氏曰王與諸侯時見殷見或在畿内或在畿外亦告廟而行

鄭康成曰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玉人職有宗祝以黄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與

賈氏曰反行還祭七廟非時而祭曰奠○鄭鍔曰舍

奠之禮所以告至○陳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鄭康成曰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

李嘉會曰大師先社後廟會同先廟後社大師屬陰會同屬陽故也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王昭禹曰大宗伯言大封告后土今此言建邦國則建邦國為大封矣○鄭康成曰后土社神也○鄭鍔

曰先告后土然後分封示不敢專也大宗伯掌其禮大祝則掌告也告之之時其事用牲其禮用幣以為割裂土宇故用盛禮焉○王昭禹曰大宗伯不言用牲幣以大祝見之然必於大祝言之以大祝辨牲幣之號也

禁督逆祀命者

王昭禹曰非所命而祀則在所禁命之祀而弗祀則在所督○鄭鍔曰大祝掌祀典以求神為職故禁之使不得為督之使不敢犯鄭康成曰有逆者

則刑罰焉督正也　凡邦國都鄙之祀皆命於王故命之祀而弗祀非所命而祀皆謂之逆祀命

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鄭康成曰祭號六號○王氏曰頒其所得用之祭號○王昭禹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名號者先王所以命其實故天子所用者諸侯不得僭諸侯所用者大夫士不得僭所以嚴其分也

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鄭鍔曰大祝小祝薦信則一分小大以別尊卑可矣大祝則用下大夫小祝乃用中士等降遼絶如是何也余以為大宗伯掌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大祝亦以事鬼神示為職凡所以事鬼神示者皆其所掌小祝雖亦以祝為職然不過侯禳禱祠之事雖中士為之足矣

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

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

王昭禹曰非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皆祭祀之小者

侯以候福之將至〇鄭康成曰侯之言候候嘉慶禳以却禍之方來

者禱以先事而求之〇賈氏曰求福謂之禱祠以後事報之〇賈

氏曰報賽謂之祠言小祭祀將事而繼之以侯禳禱祠之祝

號則小祭祀所奉事者亦祝號而已故并侯禳禱祠

言之〇賈氏曰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

〇項氏曰此三者侯與禱之所因也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三者即是

禳○項氏曰是三者

禳與祠之所用也

劉執中曰有年矣又順民心為之祭報以祈來歲之

豐故曰順豐年

鄭康成曰逆迎也○鄭鍔曰農民之望甘雨欲以時

而至故逆之而來

劉氏曰寧風旱謂恒風恒暘皆反休而為咎故祭以

寧之○鄭鍔曰風之偃禾旱之為

災皆人所懼故寧之使不作

鄭康成曰彌讀曰敉敉安也○王昭禹曰災天患也

兵人難也故彌以止之○劉執中曰弭裁兵亦有祭焉以見王者不得已而用兵

王昭禹曰辠自貽之毒也疾癘氣之作也故遠以避之○劉執中曰辠疾謂天降辠罰札瘥其民為政者之所恐懼故設祭禳以遠之

鄭鍔曰災兵人所畏故欲其彌辠疾人所患故欲其遠

黄氏曰所謂祈順逆寧彌遠與大祝六祝相參錯但小祝所掌皆小祭祀不為辭掌其祝號而已○鄭鍔曰此即大祝之六祝大祝為尊尊則掌其目故以一曰二曰稱之小祝為甲甲則掌其事事之來不常不可以先後

序故言其事也

王昭禹曰祝者陳信於鬼神而無愧辭者也於是六者豈徒尚其虛拘之文哉

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

王昭禹曰齍盛所以親耕而自致者在是故大祭祀小祝則逆之所以尊之也五官奉牲而六宮之人奉齍則牲事尊於齍矣故大祝逆牲而小祝逆齍盛○

賈氏曰逆齍盛者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

於廟門之外迎饎人之齍盛於廟堂東實之薦於神座前送逆尸者為始祭迎尸而入祭末送尸而出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是也○王昭禹曰大者事略小者事詳故大祝逆尸小祝送逆尸送往而迎來也不曰迎而曰逆者猶逆暑謂之逆所以尊也沃尸盥者尸尊盥不就洗按特牲少牢尸入于廟門外盥於盤其時小祝沃水○易氏曰大祝相尸禮小祝沃尸盥沃盥小於相禮也○鄭康成曰隋尸之祭○賈氏曰贊隋者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尸隋祭以韭菹擩于醢以祭於豆閒小祝其

時贊尸授之○王昭禹曰贊隋則大祝所謂隋釁而小祝則贊之贊徹者大祝既祭命徹諸宰君婦徹時小祝贊之○鄭康成曰奠奠爵也○賈氏曰贊奠者大祝酌酒奠于鉶南郊特牲注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小祝其時贊之○鄭康成曰祭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以佐大祝非一也

凡事佐大祝

鄭康成曰惟大祝所有事

大喪贊湖

杜氏曰洱謂浴尸○王昭禹曰王始崩大祝以肆鬯

洱尸小祝贊之

設熬置銘

杜氏曰熬謂重也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

主徹重焉

賈氏曰熬謂熬穀殯在堂時設于棺旁所以惑蚍蜉

杜氏曰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

旗識之

賈氏曰置銘者銘謂銘旌書死者名既殯置於階西上所以表柩

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

鄭康成曰齎猶送送道之奠謂遣奠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興祭祀王七祀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劉執中曰既設道齎之奠又分禱五祀以告王喪之行

大師掌釁祈號祝

王昭禹曰蓋軍行殺牲以血釁鼓以禦妖釁求其所祈焉故謂之釁祈小祝則號致焉而後祝○鄭鍔曰祓社釁鼓以除去不祥祈軍有功大祝掌宜社造祖之事小祝掌其釁祈之祝號○王氏曰大師掌釁祈號祝則左傳所謂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鄭鍔曰有寇戎則事出不虞兵自外作則出而保郊四郊兆域皆神之所處人心不安神或失所依小祝

事神者也故就其所保而守之以安神也社在國内
但祀以弭裁兵可也鄭康成以保郊祀于社為一句
其說不可用○黄氏曰郊非有司所當祀也直保之
祀社而已○王昭禹曰保郊以防患祀社以弭兵

凡外内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賈氏曰司服注小祭祀謂林澤四方百物是外小祭
祀其内小祭祀謂宮中七祀之等小喪紀者王后以
下之喪小會同諸侯遣臣來王王使卿大夫與之行

會同之禮小軍旅者王不自行遣卿大夫征伐此數事皆小祝專掌其事○易氏曰此皆謂祝號之事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大喪勸防之事

易氏曰勸謂執纛居匶前以勸率六引防謂執披居旁以防傾側

及辟令啓

鄭司農曰辟謂除菆塗椁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開

之檀弓曰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劉執中曰天子七日而殯用輴畫輴為龍先置於西階之上又置棺四重於輴車之中而大歛于阼階訖奉尸入棺加蓋乃置欑於四傍而攢之以椁加黼於棺覆以椁材然後畢塗四面畱屋故曰菆塗龍輴凡七月而後葬則喪祝命役人辟除其塗令啓棺菆

及朝御匶乃奠

鄭司農曰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為御柩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

而遂葬○劉執中曰商人始死斂訖即以柩朝於廟而殯於祖七月而後葬周人殯於路寢七月將葬始朝於廟先適禰廟七廟後至始祖之廟而出葬焉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

賈氏曰御柩者發殯宫輴車載至廟喪祝執纛居前以御正柩

鄭康成曰乃奠朝廟奠○賈氏曰乃奠者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柩從

彼奠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棺西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棺西

王氏曰朝朝廟也奠奠柩也以祝御廬則象其生時

及祖飾棺乃載遂御

鄭司農曰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將出則祖也故曰事死如事生檀弓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也或謂及祖至祖廟也○易氏曰乂及祖廟設祖祭之禮加帷荒以飾棺乃移所載廬車於庭中遂為之御六引

鄭康成曰御之者執翿居前卻行爲節度

及葬御匶出宮乃代

王氏曰既御匶出宮後祝代之執事

鄭康成曰喪祝二人相與更也○劉執中曰出宮乃代者至於外則鄉遂師代之

及壙說載除飾

鄭司農曰壙謂穿中也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

四翣之屬令可舉移安錯之

小喪亦如之

易氏曰小喪謂王后及世子以下之喪亦如其殯葬次第

掌喪祭祝號

鄭康成曰喪祭虞也檀弓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易氏曰以虞易奠皆有祝號

王弔則與巫前

鄭司農曰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春秋傳曰楚人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君臨臣喪之禮故悔之○賈氏曰桃者鬼所惡茢葦帚所以掃不祥桃茢二者祝與巫執之執戈者是小臣也按喪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劉執中曰周勝於商取其社以祭之故曰勝焉弇上

以絶天之陽也棧下以絶地之生也北其牖而祭之為其國亡也故使喪祝掌其祀事○賈氏曰居自無道被誅社稷無罪故鄭謂存之重神也○陳君舉曰不止是也存先代之後忌子卯之日陳琖和之器古人如此皆有深意如詩稱有客白馬助祭于廟皆是此意若曰商之聖賢六七作豈謂其處此哉皆警戒修省之意作夏社與此同意○王氏曰勝國邑之社稷喪之類故喪祝掌其事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賈氏曰言掌事者雖禮有降殺勸防以下皆掌之兼主斂事故總云掌事而斂飾棺焉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鄭鍔曰王田必於甸故田獵之祭名祝為甸

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杜氏曰貉讀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為禡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是類是禡爾雅曰師

祭也○鄭康成曰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劉執中曰田以習兵敎以戰陣而後乃田故亦禱焉○鄭鍔曰肆師掌為位甸祝掌其祝號而已

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

鄭康成曰舍讀為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鄭鍔曰將出田必行釋奠之禮以告于廟乃載遷廟之主以行其載以祖為主故舍奠于祖廟○鄭司農曰禰父廟○鄭鍔曰禰則但祭而不載言亦如之謂

其舍奠也○李嘉會曰四時之田亦近郊耳必舍奠于祖禰者為人君出入不可不謹重也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

鄭康成曰師甸謂起大衆以田也○王氏曰凡言師田師不必田田不必師今此言師甸其事皆田又甸祝所掌是用師以田而已

鄭鍔曰田畢虞人植旌旗於所表之處令獲者各致禽其中甸祝則會而屬之使禽獸以類相從○王昭

禹曰致禽屬禽山澤之虞也

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

鄭康成曰饁饋也以所獲獸饋于郊薦于四方羣兆入又以奠于祖禰薦且告反也○王昭禹曰饁獸者司馬

鄭康成曰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項氏曰一為乾豆二為賔客三為充君之庖○王氏曰小宗伯言頒禽此言斂禽互相備○鄭鍔曰此小宗伯大司馬之事甸祝則為之祝也

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劉執中曰禂禱也禱牲禱馬者又因歛禽以祭牲牢之神求其博碩肥腯以祭馬祖之神求其六閑四種孔阜奕奕詩云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其此之謂乎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詛謂祝之使沮敗也

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鄭康成曰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賈氏曰按秋

官自有司盟之官此無言之者司盟直掌盟載之法

不掌祝號與載辭

易氏曰歃血以詔明神謂之盟渝盟則詔明神以殛之謂之詛○鄭鍔曰所謂盟諸大門之外詛諸五父之衢則盟與詛不同春秋諸侯皆以一時之事言不相信故盟以結之耳然亦有詛焉如鄭伯使出豭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非詛乎鄭以大事用盟小事用詛非也盟也詛也類也造也攻也説也禬也禜也凡此八事皆掌告神之祝號其六

則大祝之六祈也祝號乃掌於此蓋盟詛之時用此六祈則掌之也○賈氏曰類造以下即大祝六祈大祝不掌祝號故此詛祝與盟同為祝號○王氏曰於人也盟詛以要之於鬼神也類造攻說禬禜以求之民之所不能免也先王與同患焉因為典禮置官以掌之彌亂救災於是乎在矣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鄭康成曰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于其

上○黄氏曰祝號非辭盟詛有辭載其所以盟之故而要結於鬼神○賈氏曰人多無信故為要誓之辭對神要之使用信故云以叙國之信用○王昭禹曰國之信用謂王國為載辭以使人信而用之有先後之序焉鄭康成曰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文王修德而虞芮質厥成○劉執中曰劑謂盟約之載謂彼不信而渝盟以負于神故叙國之信以詛之于神用以質邦國之劑信俾明神信其劑而降禍於渝者則天下無敢持不信以事其君無敢渝盟以事

不信○鄭鍔曰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則掌為之辭其辭則叙述王國之所信用者非後王所偽為也諸侯祖先受先王誓告之辭書於質劑傳以為信固可以為驗也使為諸侯者歸而求之故府知夫故事則無敢不率者○李嘉會曰盟詛所堯之所去惟啇民罔中于信則用之今詛祝作為載辭所以輔其信於悠久而安人心於無所反覆特不可屢盟而為長亂之道必繼以質邦國之劑信者觀春秋之鄭屢爭盟於上國慮大國一時之言或偏徇而難從必○盟載作於王朝則邦國之要約乃可質以為信

易氏曰王者以信待人故天下不期信而自信焉用是歃血之盟與夫渝盟之詛哉先施於民者信而已然後以盟詛輔之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黄氏曰卜祝巫史皆世官巫秩中士巫咸乂王家大史下大夫大史司寇蘇公皆為公卿先王取士可見

○鄭鍔曰薦信於鬼神固不可以無祝史既有大小祝又設司巫與羣巫何耶葢巫與祝異祝則以辭告神巫則神所降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故國家用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分而言之有覡巫之異合而言之皆謂之巫巫

既多故立司巫以統之

陳蘊之曰先王之時安有巫詛之事今特設巫祝一項官十餘員周公豈好巫者正是周公通幽明之理所以安鬼神之道與堯命重黎相似重黎雖不是巫亦是此意到漢無此一項官淫祀諂祭無所不有遂有巫蠱之事看漢如此淆雜方知周公之意思深長

掌羣巫之政令

王昭禹曰司巫為羣巫之長故掌羣巫政令

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王氏曰帥女巫也不言女以女巫見之

鄭康成曰雩旱祭也○賈氏曰春秋緯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

王昭禹曰陽亢在上阻陰而旱帥巫而舞雩所以助達陰中之陽

鄭康成曰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賈氏曰月令大雩帝習盛樂據天子雩五帝按彼下文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百縣謂畿内鄉遂明畿外諸侯亦雩祀百辟

鄉士即古上公勾龍柱棄之等○鄭司農曰魯僖公欲焚巫尫以其舞雩不得雨

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

杜氏曰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劉執中曰恒常也謂鬼神皆有恒德人而事之不以常道則為災故造巫恒者改過自新作巫之常道以彌災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黄氏曰鄭謂當按視所施為直按視之非造也蓋事當從宜不拘常轍故謂之造○鄭鍔曰巫者禳變之

術難以一定言故曰造巫恒言造為其所恒行之術○鄭康成曰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所施為

祭祀則共匰音丹主及道布及葙館

杜氏曰匰以器名主謂木主○鄭鍔曰主在廟則藏於石室謂之宗祏及合祭於廟則以匰盛而至祭所祝取主而匰退

道布新布三尺○鄭康成曰道布者為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几○鄭鍔曰道妙無方神者得之故所用巾謂之道布

鄭康成曰葙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葙若今筐也士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

坫上又曰祝盟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鄭鍔曰蒩者茅也鄉師所謂共茅蒩是也盛主蒩名曰館者如人之館舍然謂茅託於其中也先匰蒩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匰共蒩以筐大祝取其主蒩陳之器則退也○鄭鍔曰三者皆司巫所共以其與神交

凡祭事守瘞

鄭康成曰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鄭鍔曰祭有瘞埋牲玉之禮禮瘞埋於泰折祭地也不止地祇

宗廟之中亦有瘞繒之類祭而瘞埋祭之終也司巫守之俟禮畢乃去見欽神之至也

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鄭康成曰降下也○賈氏曰人死骨肉下沉於地精魂上歸於天天地與神人通故使巫下神○王氏曰巫神所降故喪事有巫降之禮焉盡愛之道也

黄氏曰其禮雖亡其意猶可知先王之於鬼神察矣故曰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説又曰知鬼神之情狀

男巫無數

鄭康成曰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王昭禹曰國語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通而言之皆巫矣楚語之言則是謂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誤矣神降之然後在男曰巫在女曰覡故男巫女巫皆不豫為員數

掌望祀望衍授號

王昭禹曰祝與巫皆事神者故巫所以佐祝凡祝所掌之祀禮巫則掌降其神焉此所以掌望祀望衍也望祀謂凡祝所祀之神男巫則望而降之望衍謂尸祭之餘尊而祭之凡祭之衍祭是也男巫於衍祭亦望而降其神○黃氏曰望祀四望之類是望衍小祭祀如四方百物之類是衍之言多也既多矣不正則為黷秦漢以來淫祀何可計數康成改為延恊於大祝之衍祭其曰延而進之獨用幣義亦通

杜氏曰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鄭鍔曰授奉祭之人以神之號使知其為某神之至爾

鄭康成曰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説禬禜之神號男巫為之招

旁招以茅

鄭鍔曰用茅以招之神来無方其招亦非一方也故曰旁招茅之為物柔順潔白惟潔白可以見誠敬之心惟柔順可以致懷柔之禮

劉執中曰男巫掌侯禳之小祭游䰟浪祟失位無依而為厲於人者則望其方而祀之黍稷䄍脯兼行而祭亦以不祥無名之祟倏忽為禍者則望其所而衍祭之其有名有依不安其所而耀其虛怪以病乎人者則因其所歸而祭之以授其名號旁招以茅謂將祭於二者則於偏旁幽僻之地束茅以招之然後望授焉

冬堂贈無方無筭

鄭鍔曰冬則贈送不祥與季冬贈惡夢之贈同○李嘉會曰占夢所贈止惡夢也若司巫凡有不祥者皆贈去之凡送行必自堂始自內而外故於堂上行贈送禮以送之其送也無定方或東或西或南或北其路則無算數或千里或萬里欲其去之之遠○劉執中曰冬者歲之窮理宜推故以納新者也况堂乃人之所寢而安之者不宜有邪氣以妨春陽之来不宜有妖祟以礙吉祥之至故男巫以脯醢幣帛遶堂而贈以遣之故曰無方小大多少莫不除之故曰無算

春招弭以除疾病

鄭康成曰招招福也弭讀為敉字之誤也敉安凶禍也招敉皆有祀衍之禮

劉執中曰春陽既來則亦祭以招吉祥以弭去邪祟則疾病可得而除今之男巫尚有然者豈古之遺法歟

鄭鍔曰冬則日星窮而歲終故行堂贈之禮春則歲事之初禍福所由始行招弭之事

王弔則與祝前

鄭康成曰巫祝前王也○賈氏曰喪祝云王弔則與巫前二官俱在王前也○李嘉會曰王弔祝可往也巫何與焉祝則以辭巫則用桃茢以除害也

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神所在而有之先王隨所在而祭之故在内則女祝在外則有司巫而男巫女巫又各有別内外不敢互用也

掌歲時祓除釁浴

鄭康成曰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薫草藥沐浴○賈氏曰一月有三巳據上旬之巳而為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鄭鍔曰每歲以時祓除釁浴其宮中之事乎○王昭禹曰求神以去凶禍謂之祓若社之類是也除除舊以致新謂之除若以除疾病之類是也○項氏曰釁器以厭妖沐浴以去惡若此者歲時有之女巫皆掌其事

李嘉會曰既曰歲時非止上巳意宗廟之神主以香薫草藥沐浴之也及宮人有疾病則祓除之後世祖

行之以為上巳之禮耳

旱暵則舞雩

賈氏曰此謂五月以後修雩故有旱暵之事暵熱氣也○劉執中曰常暘則大旱矣師女巫而舞助陰氣也○鄭司農曰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

若王后弔則與祝前

鄭康成曰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賈氏曰與天官女祝前后也

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王氏曰歌以致神哭以祈哀○鄭康成曰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李嘉會曰歌與哭兼之者若五子之歌及今喪家輓歌其哀怨尤甚

孫氏曰祠祝禬禳本於人心之不能免者聖人既因之以為節文鬼神巫覡出乎天道之不可測者聖人亦存之以銷怪妄後世儒生學士乃欲一切絶之不知其不容絶也夫大祝小祝用之宗廟朝廷可也宮

闇嚴密之地亦有女祝以供祭祀之役先王不慮其蠱惑兆釁何哉葢命之為祝而領之天官乃可以盡奉祀之誠而習禮法之正凡非其鬼而祭之者不容入矣男巫女巫凡以神士者皆不限其數而録用於官府葢必神降之而後在男為巫在女為覡凡以神士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亦本於天象而狀其神位者也鄭氏曰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故聖人用之夫聚之官府而不散於鄉黨水旱疾

疫為民以祈而鬼神盻饗乃見先王慮事之周矣

周禮訂義卷四十三